

《老兵日記》四

顏嘉德

33集團軍調到徐州，駐守在魯南，也就是山東棗莊、台兒莊、臨沂、郟城、藤縣、費縣等地。之後爲了配合減少軍隊的番號，把33集團軍改成第三綏靖區。綏靖區，也就是地方的保安部隊。王耀武的保安部隊在濟南，吳化文的部隊則在徐州的北邊，一起整編成第二綏靖區。而劉汝明的部隊，就編入第四綏靖區。

國軍司令部駐紮在徐州市南關外都天廟，是過去汪精衛練兵的基地，這裡是國軍第二綏靖區部隊駐防，但這支部隊卻沒有獲得任何補給，連彈藥、糧食、被服等都沒有。第二綏靖區部隊的軍長是吳化文，跟我們部隊的總司令馮治安以前都是西北軍，所以馮治安就給他糧食、彈藥，還送被服給吳化文的軍隊。

抗日勝利後，國家局勢很亂，因爲共產黨會在醫院、軍官隊、青年軍等到處造謠、煽風點火、到處鬧事，所以當時社會上謠傳有五大害：

第一個是軍官總，抗日勝利後，國軍進行裁員，凡是軍校畢業的軍官都會留下來，不是軍校的一些軍官都要被裁員，這些裁下來的軍官編組起來在一塊生活就叫軍官隊，幾個軍官隊合計起來就叫軍官總，這些軍官總會要求改善生活，要求不到就鬧事。第二個就是青年軍，當時青年軍當兵的時候都發給他們預備軍官的學生證書，但是到了抗戰勝利他們都復員回家了，所以這個官也就沒有了。第三個就是傷病兵，因爲傷病兵也要求改善生活，也會到處鬧。第四個就是國大代表，國大代表爲

什麼是五大害呢？因為他們要求政府做這個、做那個。像在青島撤退的時候，劉安祺就將幾個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用麻袋裝好，丟到海裡。當時中央給劉安祺的命令是要他的部隊全部撤出，那幾個立法委員跟國大代表就霸占著碼頭，就是不准撤退。但撤退命令的時間到了，一定要上船，敵人馬上要打過來了。劉安祺就說：「不要槍斃他們，把他們用麻袋裝起來丟到海裡去。」到臺灣以後，一些立法委員跟國大代表，就到國民大會彈劾劉安祺，把這個案子送到總統那裡，說他用麻袋把國大代表和幾個立法委員丟下海，蔣先生就找劉安祺來問話。劉安祺就說：「報告總統，俺是聽總統的，聽從總統的命令要軍隊撤退，他們叫俺不能撤退，我不把他們丟海裡，他們不放俺走啊。」蔣先生知道了以後就批下去：「以後這個案子不要再講了」。第五個是新聞記者，因為他們的報導都是負面的東西，並製造謠言，說什麼爲了國家和平，需要八路軍，否則就要動干戈、打仗，使民不聊生。

日本投降以前，共產黨軍隊還是抱著聯合抗日的招牌，在國軍後面施行「一分抗日，兩分應付，七分發展」的陰謀，跟中央表面合作。一旦日本投降後就露出真面目，他們要推翻政府，建立蘇聯的附庸。起初他們沒有力量跟國軍打，所以一見到我們就跑，因為他們沒有武器、沒有彈藥。直到民國36年5月以後，國軍在沂蒙山區損失了幾個部隊，情勢開始有了改變。沂蒙山區就是臨沂和蒙陰的山區，那裡有山也有沼澤，當時劉斐還向蔣委員長建議調動部隊去那裡打陳毅，但沂蒙山區根本不適合現代化的機械部隊作戰，最終國軍失敗了。我們現在研究那場戰事，共產黨最起碼準備了幾個月，最終打敗國軍，並得到現代化武器，共軍從民國36年下半年才開始能跟國軍對打。

當時在沂蒙山區這個地區，我們是機械化部隊，共產黨軍隊打不過我們，看到我們就跑。後來他們在這個地區，把麥芽糖撒在黃麻上，然後撒個遍地都是，所以戰車開進去這些地方的時候，糖麻就捲進履帶，壓都壓不爛，刀子都割不動，戰車開不動變成廢鐵，共軍就把這些戰車俘虜了。所以在沂蒙山區，我們丟掉了機械化部隊。之後，他們就有了現代化的武器裝備，還大言不慚地說，國軍就是運輸隊，把這個武器都送給共軍了。所以從民國 36 年的夏天開始，包括張靈甫當軍長時候的孟良崮戰役，這是當時是共產黨第一次跟國民黨正式面對面作戰，就是因為在沂蒙山區獲得到優良武器，增加了他們的戰力。

徐州位在隴海線和津浦線的交會點。隴海線，隴就是西安中原，海就是海州連雲港。津浦線，浦就是南京浦口，津就是天津。這個十字路口交匯的中間就是徐州。我所在的 33 集團軍，守備棗莊、台兒莊、賈汪及整個徐州北方的運河，正面約 70 公里的防線，就是第三綏靖區的防區。而當時徐州北區是由吳化文看守，他是第二綏靖區。徐州西區包括曹州在內，則是由劉汝明在商丘駐守。王耀武則在濟南看守。海州、連雲港則是由黃百韜看守，他不只守得很好，每個地方也都有很好的碉堡。民國 37 年 9 月 19 日，吳化文在徐州北區的山東魚台投降共軍，守在濟南的王耀武也傳出敗戰的消息。10 月 26 日，中央發現共軍在向徐州集結。10 月 28 日，參謀總長何應欽就立即到徐州開會，希望放棄徐州，以保長江、保淮河，保江保淮後就可以保到南京、上海。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，部隊就開始調動移防。

可是 11 月 4 日國防部作戰會議因為第三處處長郭汝瑰跟劉斐提出建議，他們認為部隊太分散，所以要在徐州集中起來跟共軍決戰。我們有相當堅強的防守工事，可以打內線作戰，如

果共軍來打的話須付出很大的代價。當時爲採取這個建議要保衛徐州，已經把部隊調離了工事。我們部隊走在公路兩邊分幾條路行軍，每個人走路都需要大約一公尺半的間距，大約有 1 萬人分別走在路上，行軍隊伍拉得非常長。這時候共軍打來了，我們部隊還在平地行軍而沒辦法集結和部署，也沒辦法建築工事、指揮和對抗，所以在行軍之際，共軍突然攻過來，國軍根本招架不住。

10 月 31 日到 11 月 2 日連續三天，馮玉祥的老婆李德全一直透過廣播叫劉汝明、馮治安，還有孫良誠他們回去馮玉祥那裡。馮治安、劉汝明及孫良誠他們三個人卻搭飛機到南京向蔣總統輸誠，請蔣總統放心。但南京報告回來以後，劉汝明第四綏靖區在商丘防守，11 月 5 日，部隊正往徐州集結，11 月 6 日的夜裡第三綏靖區在徐州東區賈汪、棗莊、台兒莊投降。劉峙就把劉汝明的部隊分開，留一個 181 師在商丘，然後把劉汝明調到蚌埠，跟李延年同個地方。

徐州有五個軍團，包括黃百韜、邱清泉、李彌、李延年及孫元良，之後又增加了黃維的第六個軍團。此外，還有四個綏靖區，其中吳化文早已投降，在會戰開始時第三綏靖區也投降，造成防守缺口，使共軍順利突破運河水障。當時天氣很冷，共軍通過運河時皆站在水中，從晚上的 12 點鐘開始，八個人肩上扛大門板，一個門板接一個，長達 40 多公尺。部隊就從門板上跑步過運河，他們嘴裡面還唸唸有詞：「追、追、追，不要讓敵人跑掉！」他們邊跑邊唸，所以不會覺得累。他們一夜到次日上午就過來幾個縱隊，闖進八義集小王莊。另外一邊從成武、單縣過來，經夏邑到駐馬店後，就切斷商丘，包圍了徐州。

共軍衝到徐州與碾莊中間，切斷碾莊與徐州的聯絡，主要

是爲了包圍在碾莊的黃百韜第七軍團，因爲那時黃百韜的軍隊剛由連雲港調回來守徐州，11月8日碾莊就完全被包圍。其間，雖然有邱清泉及李彌兩軍團來解圍，但在共軍用「圍點打援」的故技下導致黃百韜陣亡，造成徐州整個戰場上的整體戰力去了三分之一。當時黃百韜還是打了十四天，他從11月8日就被包圍，還一直打到11月22日。

黃百韜被消滅後，邱清泉回到了徐州。而打黃百韜這邊的共軍已經到了泗縣固鎮，準備要打援兵，因爲他們知道李延年、劉汝明、黃維的部隊要過來了。也爲了切斷蚌埠、南京、浦口跟徐州的關係，打算把宿縣攻下來。因爲劉斐跟郭汝瑰兩個人是匪諜，所以共軍是照我們的行軍路線在做他們的作戰計畫。因此知道黃維要從駐馬店過來，一定會經過安徽的新蔡、阜陽、蒙城，也必須走西河和渦河。所以共產黨就指揮他們的軍隊，同時劉斐也指揮黃維的軍隊。11月8日，黃維按照中央規定他的路線從駐馬店調部隊過來，走一路就打一路。11月21日黃維由蒙城過渦河時，正面有共軍阻擊，11月25日到雙堆集前，85軍110師廖運周投降，胡璉乘戰車逃跑，黃維進入共軍雙堆集包圍而被殲滅。

本來徐蚌會戰，毛澤東的計畫不是這樣子打，他的計畫是打一個小淮海戰役（淮就是淮陰、淮河，海就是海州），然後占領連雲港。因爲要守長江、必須要守到淮河，淮河守得住，長江守得住，南京就守得住。所以毛澤東當初就是想把淮河這個地方占領了以後，徐州就會補給困難，到時南京就危險了。可是後來以鄧小平爲首的五人小組建議修改這個計畫，改變爲先打徐州，把徐州占了之後，那海州、淮河、淮陰自然不打而得。所以第一個階段就是先消滅裝備最好而且正在行軍的黃百韜，

同時切斷南京跟徐州的聯絡，讓南京、蚌埠、武漢那邊的軍隊，沒有辦法到這邊來支援。所以這是他們第一個計畫，先消滅黃百韜、包圍徐州、占領宿縣，這個階段做完了以後，徐州就孤立了。

徐蚌會戰失利，我認為邱清泉要負一點責任。邱清泉在徐州打得還算不錯，如果邱清泉在徐州把南關劉伯承的 10 萬軍隊打走之後，就直接過去救黃百韜的話，黃百韜還不會垮，共軍部隊就不會直接去打到黃維和李彌。而且邱清泉的部隊比碾莊的黃百韜還要多一個軍，他不只有砲兵，還有戰車，裝備也都是新的。所以如果邱清泉得到命令趕快去碾莊，用砲火在前面開路，戰車在砲火下往前衝，步兵在戰車後邊跟隨，應該很快就到了。他就是沒這樣走！他想看黃百韜笑話，就算出兵了，也是應付。因為當初共軍在黃泛區的時候，邱清泉打了很久都沒有效果，老總統就派黃百韜去支援。

當時黃百韜是軍長，他向邱清泉建議，請邱司令在正面及左翼發動攻擊，黃百韜自己向敵人右翼及後方攻擊，這就叫黃百韜逆襲，邱清泉迂迴攻擊，後來給予敵人致命的打擊，共軍傷亡慘重。黃百韜因此得到青天白日勳章，升軍團司令，邱清泉由軍團司令降為副司令，從此以後邱清泉跟黃百韜就有了心結。還有共軍圍點打援阻止邱軍不能前進，以及遇到地形河流不能架橋等因素，這些都導致邱清泉無法前去救援，也就因為這個因果關係，徐蚌會戰輸了，邱清泉在青龍集、陳官莊包圍圈內自殺了。大官還不知唇亡齒寒的道理，為了一個青天白日勳章，造成這樣的結果，何苦呢？

內部團結也有關係，在徐蚌會戰的時候，白崇禧是成敗的關鍵。當時老總統要白崇禧來指揮徐州，他是答應了，但到了

第二天，他又不幹了。因為李宗仁不同意他來指揮徐州，李宗仁在想，如果徐州垮掉的話，他還可以跟共產黨談和平，隔江而治。另外一方面是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以及作戰處處長郭汝瑰，他們就和白崇禧說：「你不要去蹚這個渾水，現在共軍往徐州集結，如果出了事你名譽不好，你不要到那邊去。」

因為這個計畫都是劉斐跟郭汝瑰做的，所以白崇禧就不去指揮了，同時將我們運部隊的火車和從四川過來的軍火船，全扣在武漢不准走，運兵的船在武漢也不准開到南京增援。這樣子的話，徐蚌沒有增援的部隊，最終彈盡糧絕，一打就垮。白崇禧自己也有想法，就是認為徐蚌會戰輸掉以後，老蔣應該要下臺，李宗仁就會出來接位子，如果按照這樣發展的話，未來將由桂軍統一國家，並由桂軍來指揮跟共產黨的談判，因而可與共產黨劃江而治。因為白崇禧有這個想法，作戰時大家不合作就一起垮臺，這個仗就沒辦法打下去。

另一方面，33集團軍內部還出了兩名共產黨的匪諜——

何基澧與張克俠兩個副司令。當時徐州的市長是滕傑，他不了解共產黨是無孔不入的，他還拍胸脯說：「我保證我們徐州市裡面沒有共產黨。」他沒有想到身旁就有，而且還是經常跟他一起聊天，並且協調整個徐州市區地下組織的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張克俠。徐蚌會戰之所以那麼快被打敗，就是因為共產黨已事先得得到我們作戰計畫的副本，這與劉斐和郭汝瑰都是共產黨人有關。劉斐是參謀次長，郭汝瑰是國防部第三處處長，他們都是指揮全國軍隊作戰的高級長官，誰能不聽其調度？因為我們的部隊接受匪諜指揮，那匪諜也指揮他們的部隊來打我們，所以這就是劉伯承所說徐蚌會戰成功，是在國民黨內部用計成功的關係。因此，我們這個戰是沒辦法打勝。

不只指揮的人是匪諜，無線電人員是匪諜的也不少。當時第三綏靖區投降、共軍過運河、黃百韜的部隊被包圍，中央一直到 8 日下午才知道，就是因為電信不通，所以國軍部隊到哪裡，共軍部隊在哪裡，我們中央都不知道。部隊跟部隊互相聯絡、互相支援都不知道，在戰場就成了瞎子。以我們的經驗，劉斐他們應該知道，但是他們不上報。

陳布雷，蔣先生的文膽，蔣先生的許多文稿演說都是陳布雷寫的，但是陳布雷的兒子、女兒也有共產黨員，他的姪女、姪女婿都是共產黨員，跟他住在一塊。陳布雷的姪女婿是喬石，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副總理。你說這些人不就是成天看陳布雷的資料，所以共產黨什麼都知道，就是因為我們內部的共產黨員太多，包括中央、國防部、作戰指揮的人員。

我們跟共產黨的許多做法不同，首先，我們那時當兵的思想是什麼？就是服從，誰是頭就聽誰的，誰是老闆就聽誰的。我們中華民國的軍隊，老闆是蔣先生，大家是聽他的，所以我們抓到共產黨軍人就是槍斃。但是共產黨不一樣，他們抓到我們的話，不只給吃的，還教我們唱東方紅，最後叫你回家生產或回到部隊，時間久了，就養成我們軍隊在戰場上沒有什麼心理壓力。以前我們打日本的時候，算是打外國人，所以大家都是拼死一條心，總想著打倒日本鬼子。可是跟共產黨作戰時，有人就想這是因為蔣先生跟毛先生的不和而爭，所以都是中國人自己打自己，打的都是中國人，久了以後，殺敵的心理垮掉，也沒有百分之百要戰勝敵人的心態。

第二是補給方面，有時候夏天到了，服裝卻還沒來。補給的軍糧還要自己揹米袋，這就增加了士兵的負擔，這些對國軍在軍事生活上造成了影響。共產黨在村莊裡的糧倉都是集中保

管在老百姓家裡，只要在每個村莊放一個共產黨員或地方的小混混，老百姓就不敢亂動糧食了。因為只要你犯一點錯，等國軍走了以後，他們就會把你鬥爭到體無完膚，用嚴格的手段讓老百姓不敢吃、不敢講。我們把麥子磨成漿，做成餅，自己吃，也拿給老百姓吃，但是他們都不敢吃，因為他們都被嚴密地控制著。共軍的第五縱隊真的很厲害，軍隊的伙食，他們計畫都很周到，哪個部隊在哪個地方吃飯，什麼時候到哪個地方，他們都掌握得很好。但是我們不同，我們到哪去，伙夫要自己揹鍋灶和米。在共軍那裡，他們沒有伙夫，全連都是戰鬥員。

第三，他們的人海戰術也很可怕，前面都是老百姓，我們不打也不行，因為老百姓會拿你的槍打你，等老百姓把你的彈藥消耗完了以後，共軍就緊接著上來，所以共產黨軍隊跟我們打游擊戰、消耗戰，就是要消耗我們的物資。今天在這裡打了一下，明天又在那裡打了一下，讓部隊疲於奔命，今天到這個地方，明天趕快又回去打了，回去又來了，我們部隊剛工事做好，他們馬上又走了。

當時共產黨是想要把徐州先占住，占住以後長江以北華東地區就算沒事了。不過共產黨也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一口吞，必須要用智謀分階段，一口一口地吃下去。於是共產黨在徐州作戰分不同階段，很明顯地，第一個階段就是要消滅黃百韜，占領徐州外圍。第一個階段任務完成後，就打第二個階段，第二個階段是攻打杜聿明的指揮總部。老先生下令叫杜聿明放棄徐州，走永城向蚌埠突圍，把部隊撤到南京。有了這個命令，杜聿明就帶走約 15 萬的軍隊和 20 萬的百姓、學生，所以當時亂成一團，像是被共軍趕鴨子，後來在青龍集和陳官莊一帶被包圍。

那原本守在徐州的孫良誠呢？我看劉峙的回憶錄寫道：「孫良誠不知道到哪裡去了？」那他又怎麼跑的呢？其實他是被匪諜綁架的。孫良誠的身邊有兩個匪諜一周鎬和朱振山。他們向孫良誠說：「你不要跑了，你跑也跑不掉，你就放下武器，我來幫你聯絡。」孫良誠就說：「好啦！那聯絡方式？」匪諜說：「我弄車子，我帶你去跟我們的領導談。」談好了以後，孫良誠就帶著部隊投降了。之後共產黨就說：「你和劉汝明過去是老同事，你給他做做功課，叫他也過來，好嗎？」孫良誠就寫了一封信，派人送給劉汝明，孫良誠就說我現在已經解放了，你要不要過來？劉汝明賣了一個關子：「我早就有這個計畫，但是我沒有門路，不知道怎麼做。你能不能到我這來一下，派個人跟你一塊過來，我們談一談。」共產黨以為是真的，就叫孫良誠以及兩個共產黨員一同到劉汝明那裡。來了以後，劉汝明就把兩個共產黨員送到南京槍斃，然後把孫良誠留下來，並向劉峙報告。總統知道後，不只把孫良誠送到南京去，還特別發獎金給他，再給帶著部隊傷兵過來的人米糧、薪水，還給孫良誠安排一個職務，到杭州當警備司令部的副司令。所以孫良誠是這樣跑的。

11月6日晚上第三綏靖區投降後，不投降的人像軍長王長海、司令馮治安、師長吉星文，就跑到徐州的南機場集合。當時我們的司令部留守處在南關外都天廟，我們的幹訓班也在都天廟。我們第三綏靖區投降的部隊有3萬多人，但到第三天不願意投降，而又跑回來到我們根據地的有1萬多人，因此中央還給了我們兩個軍的番號，77軍跟59軍，並且要我們到安徽去整訓。不過軍長王長海爲了要帶全軍眷屬一同去安徽，延誤了兩天，共軍就來了，結果全部就被包圍在徐州。

當時老總統下命令叫杜聿明從河南永城到蚌埠去突圍的時

候，12月20日我們就在青龍集、陳官莊被包圍了。這個地方本來有將近10平方公里，之後被壓縮到六平方公里。這裡面有30多萬人，包括軍人、老百姓、學生、難民，我們部隊那個時候也已經不成部隊！當然還有很多車輛，所以空間更小。我當時是在機槍連當排長，我們有六匹馬，一開始糧食是夠的，米吃完了就殺馬吃，如果營長把馬肉送給團長吃，那團長還會高興。等到這些都沒有吃的了，就靠中央空投饅頭、大餅，那為什麼不是投大米呢？因為沒柴煮飯啊！起初柴是要向老百姓購買，等到柴賣光了，就開始砍樹。樹砍光了就燒老百姓的農具，農具燒完了，就拆門板。門板燒完了怎麼辦？就不投米而投大餅。

後來南京、上海各飯館都接到命令，需要繳交給國軍50斤大餅，店家天天負責供應，供應到一般百姓的早餐也都買不到了，而在空投的時候大家都在搶，搶不到就用槍打。後來軍團就想辦法，畫界線，大餅掉到哪個區，哪一個部隊去拿，這樣子來分。當時有個天天去早餐店收大餅的老兵叫王清照，住在我們士林這個社區裡，他已於民國109年過世，享年108歲。當時他在南京開個車子、拿個麻袋，到每一個饅頭店裡面去買大餅。每天早上，都有規定要收購多少，不夠還不行。他就用麻袋裝大餅回來送上飛機，他說接到大餅有時候還是熱的。俞大維還親自從飛機上丟過大餅，因此曾受過總統召見。

我當時又當營長傳令兵，幾十萬人擠在一個六平方公里的地方怎麼住啊？那時候部隊損耗到已經不成部隊了，又為便於補給及管理，上級命令我們部隊縮編成一個團，交給孫元良指揮。我沒去，我跟隨著111團謝麟德團長，沒有房子住，我們就挖地洞。冬天下雪的時候，就用個東西撐著，然後上面掛雨衣，因為那洞口很小，可以擋著雪不要掉下來，但手指還是會凍壞。在裡

面也沒有東西可以吃，沒有水、火，也沒有青菜，什麼東西都沒有。不過我的命好，頭上三尺的神明看到我沒飯吃，就從天上飄下來一個麻袋，飄到我們地洞外面，我們就把那個麻袋拿進來，麻袋內有大餅、肉、菜、水、罐頭，所以在那個時候就是過這種生活。我們是 12 月 20 日被包圍，共產黨軍隊他們利用民兵，一個晚上把寬三公尺、深一公尺的外壕挖好。幾天以後，三道外壕挖成了。毛澤東就說不要管他們了，兩個星期以後再說，讓他們在裡面自己想辦法。

我那個部隊，本來有兩個軍，歸孫元良指揮，因為有很多傷亡，兩個軍撤銷，再把部隊編成一個團，交給他指揮。師長、團長、參謀長就撥給軍官團，青龍集、陳官莊包圍圈裡面有三個軍團—邱清泉、李彌、孫元良。

兩個星期以後就是民國 38 年 1 月 4 日，毛澤東寫信送到包圍圈裡，勸降剿匪總司令。那時候剿匪總司令是劉峙，他在蚌埠指揮，不在包圍圈裡面，是副總司令杜聿明在包圍圈內指揮。「投降吧，咱們不要打了，到了這邊來會有優待。」杜聿明看完毛澤東的信後，就給邱清泉看，最後傳到李彌那裡，李彌看了以後就甩到地上，大家就說不能投降，到 1 月 6 日共軍就發動總攻擊，連打了四天。雖然砲彈有落到包圍圈裡面，但打不到什麼人，因為人都在地洞裡面。可是打了以後下雪不能空投，沒有吃的就沒有精神，沒有士氣了。

徐蚌會戰打了以後，差不多就已經知道這仗不好打。像我們軍隊的武器、裝備都不如人。劉汝明的整個部隊，整體來說就是雜牌部隊，雜牌部隊的裝備和編制都不如人。黃百韜、邱清泉、杜聿明、黃維、李彌、李延年那些部隊才是正規的部隊，他們的裝備完全是美式的武器，但還是失敗了。後來被包圍在

裡面的人越來越少，沒有補充兵，看到人死在那個地方，心裡方面都很無助、茫然。外面還下著雪，大家就都沒有辦法了，打不出去。1月9日晚上，共產黨發動最後攻勢，隔天（1月10日）早晨天一亮，就沒有槍聲了。

共軍叫我們去前面那個村莊吃飯，這也是共產黨厲害的地方，共產黨的軍隊沒有廚房，他們沒有伙夫，都是地下工作的第五縱隊，飯做好了就送過來。他們地下工作計畫做得很好，哪個地方做哪個部隊的飯，送到哪裡，他們都按部就班，不會送錯，他們可以支援整個部隊作戰。我們在包圍圈裡面，因為沒有飯吃，共產黨還送稀飯、送饅頭，用民兵給你送過來，起初我們還用槍打送飯的人，他們還大聲喊：「同志們不要打！我們給你送飯過來。」我們先後打死了幾個共軍，但他們還是把飯送過來，放下後就跑走。到後來我們都不打了，排長也不管了，因為沒有飯吃，跑掉的人很多，所以部隊越跑人越少，原來是一個排或一連，剩下的人也不多了。這就是共產黨用統戰的政策，來瓦解我們的鬥志。

國軍與共軍作戰最大的不同是共軍以政治支援軍事，他們的第五縱隊在地下負責一切支援，包括情報蒐集與傳送。我軍是軍事保護政治，為維護社會安定必須組成軍憲警聯合糾察而治理，運補及後送都是部隊自理，兩者相較已明。

待續。